

四川文史资料 选辑

第47辑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

记成都燕京大学

“三庆会”经历

抗战时期四川的水利建设

送德阳出国远征军记

首批南下干部挺进凉山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四川文史资料 选辑

第47辑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 /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和
学习委员会编. - 成都:巴蜀书社, 2004.1
ISBN 7-80659-556-2

I. 四... II. 四... III. 文史资料 - 四川省
IV. K2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3214 号

责任编辑 谭晓红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47 辑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

四川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巴蜀书社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中铁二局集团公司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70 千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ISBN 7-80659-556-2/K·73 定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歷經滄桑話民情
峯絃動今衰盛之

為四川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七輯



目 录

- | | |
|-----------------------|-----------|
| 1. 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矿 | 刘学如(1) |
| 2. 炭黑工作的早期发展 | 刘学如(8) |
| 3. 忆胞兄喻培伦及喻培棣 | 喻培元(16) |
| 4. 张列五轶事 | 张泽孚(23) |
| 5. 忆从事大学教育 50 年的梅贻宝先生 | 范今…(31) |
| 6. 记成都燕京大学 | 梅贻宝(41) |
| 7. 68 年的回顾 | 赵尔宓(54) |
| 8. 资阳人发现记 | 王洪林(65) |
| 9. 计量生涯 50 年 | 严正心(70) |
| 10. 抗战时期四川的水利建设 | 熊达成(80) |
| 11. 四川抗战时期的人力贡献与兵役积弊 | 张兆馥(89) |
| 12. 抗战时十万青年从军运动 | 万金裕(95) |
| 13. 送德阳出国远征军记 | 李 辉(104) |
| 14. 1931 年芦花黑水之战的回忆 | 郭开旭(110) |
| 15. 起义前夕 | 朱兴义(116) |
| 16. 宋希濂兵团覆灭记 | 焦东海(124) |
| 17. 空投康藏高原的气象小队 | 段绪铮(133) |
| 18. 川西人民支援十八军进藏 | 魏 克(137) |
| 19. 首批南下干部挺进凉山 | 李凯恩(142) |
| 20. 自贡盐商家族 | 王柔德(149) |
| 21. 1928 年～1949 年成都见闻 | 米庆云(159) |

- | | |
|----------------|----------|
| 22. 资中土改亲历记 | 王志行(170) |
| 23. 绵阳历史上的七司衙门 | 达鹏轩(179) |
| 24. 剑南习俗五则 | 李 实(187) |
| 25. 古老铜都的生态破坏 | 周 麟(193) |
| 26.“三庆会”经历 | 唐剑青(200) |
| 27. 东锅厂回忆 | 林 宁(216) |

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矿

刘学如

1958年毛泽东主席专程到圣灯山四川石油勘探局隆昌气矿视察。这是毛主席生前惟一的一次对石油企业的视察，时过40年，这事在四川石油战线，特别是川南、川西南广大石油职工中还广为传诵。近几年，笔者走访了当年毛主席视察时在场的离退休同志，当年亲睹毛主席风采和亲耳聆听他的教诲的人还兴奋不已，每当谈及毛主席视察炭黑车间的情景，大家都感慨万千。为了使今天的石油化工战线上的广大职工尤其是青年职工感受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石油、炭黑、天然气生产开发利用的关怀、教诲，我将亲身经历和采访到的当年毛主席视察圣灯山隆昌气矿的情景记录下来，供大家了解。

“那是毛主席”

1958年3月27日下午，一列从成都方向驶来的专列徐徐进入隆昌站，中央领导一行人下车后，步入车站首长候车室休息等车来接。

身材魁伟，面目慈祥的毛主席正慢步走向车站花园，被附近一位少先队员发现，叫着：“看！那是毛主席！”这一声呼叫声带着强大的磁力，把周围群众的注意力很快吸引了过来，“啊！

果真是毛主席！”大家都朝毛主席围了过来，有的人走上前向毛主席问好，握手。这时，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隆昌县城关派出所的陈永彬也激动得情不自禁走向毛主席，向他问候，握手。事后，该同志以“忘了自身任务”受到组织上的批评。

这天，隆昌气矿正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下午3时15分左右，我先后接到隆昌县委、县公安局、火车站的紧急电话：“矿主要领导速到火车站，并把大、小车都开来。”我立即向书记安增彬作了汇报，党委意识到定有中央领导来矿。安增彬继续主持开会，矿长刘选伍去火车站迎接，有关部门做好迎接、接待准备。这天，矿里惟一的一台威力斯吉普车去井队未回来，刘选伍急忙乘中吉普车赶去火车站，司机范纳怕误事，将车开得很快，临到隆昌县城时，对面驶来了一辆小轿车，后边紧跟着一部大卡车。大车上有人向他们示意往后开，刘选伍忙叫范纳掉头。5时10分，毛主席已先到气矿，由行管科副科长冯占海引进了专家招待所会议室。气矿几个年轻干部林国浓、工会女工干事谢奉霞、王大芬得知中央领导来矿，从捷径飞快赶往招待所，轻手轻脚地在小会议室门前探望是哪一位中央领导来了，谢奉霞见毛主席在会议室里，心情十分激动地向王大芬、林国浓轻声说：“你们看！那不是毛主席来了吗？”这时，毛主席发现了他们，招手让他们进来，他们三人进会议室后，恭敬地向毛主席敬礼并说：“毛主席好！”毛主席说：“你们好！”毛主席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这时刘选伍急促地从外返回来，谢奉霞、王大芬齐声说：“刘矿长来了。”刘选伍赶紧作了自我介绍，他见到毛主席，有点不知所措，毛主席含笑地向他伸出手来，刘选伍用双手轻轻握着毛主席宽大的手，等紧张的心情稍放松些才说：“感谢毛主席对我们气矿的关心。”

并向坐在毛主席旁边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说：“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一下情况吧！”李井泉说：“主席主要是来看一下气井和天然气生产。”陪同主席的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问：“气井有多远？”刘选伍说：“气井离这里有4公里，炭黑车间只有1公里多，都在后面山坡上。”李井泉说：“那我们就去看看吧！”毛主席先站起来，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

天下着小雨，刮着风，陪同毛主席视察的还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领导，新华社新闻摄影科长侯波随行，隆昌县委书记李金铭等也相随毛主席一行视察。

“这是井架吧！”

毛主席步出招待所会议室，谢奉霞、王大芬两位女青年扶着毛主席从阶梯慢慢走下坡，刘选伍跟在后面，见矿党委书记安增彬也坐着小车赶来，即向安增彬讲毛主席的视察线路，叫安增彬先去车间作安排。李井泉让刘选伍坐毛主席的车一道去炭黑车间，刘选伍拘束地坐在毛主席的旁边，小车起步行驶在厂区蜿蜒曲折的公路上，毛主席和蔼地问刘选伍：“天然气里含有什么成分？”刘选伍汇报说：“主要成分是甲烷、乙烷等碳氢化合物，含有少量的硫化氢。”毛主席说：“还有氮气吧！”刘选伍答：“有，我们正准备把天然气合成石油。”毛主席点了点头又问：“天然气合成汽油要去掉哪些成分？”刘选伍汇报说：“主要去掉硫化氢和氮气等成分。”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好！”

汽车顺着弯曲的公路驶向井场方向，毛主席看见山上矗立的井架，听到轰轰隆隆的响声，问道：“这是井架吧？”刘选伍

汇报说：“这是正在打钻的隆 23 井，生产天然气的井也在这山上边。”

毛主席一语道破天然气综合利用课题

狭窄的矿区简易公路被细雨淋得滑溜溜的，刘选伍担心，这样滑的路怎么能让毛主席上山去看气井，就向李井泉说：“我们先到槽黑车间去看吧！”轿车开到了槽黑车间。正好安增彬陪着柯庆施的小汽车也开来。刘选伍陪同主席一行下车向车间走去，李井泉向迎面走过来的车间副主任梁锡远说：“毛主席到车间看看炭黑生产，你来介绍吧！”梁锡远引着主席一行走到生产炭黑的火房面前，梁锡远打开一号火房的小门，毛主席弯下腰观看火房里火嘴的燃烧情况，因为风大，又下着雨，看不清楚。梁锡远又陪着毛主席转到最后 21 号火房小门前，这里背风，可以清楚地看到排列着的火嘴，喷射出来的黄色火焰。毛主席仔细观看着排列整齐的千百只火嘴喷射出的金色火焰，高兴地笑起来。火房是在露天，毛主席不顾风雨，索性蹲下聚精会神地看起来。一边看，一边仔细地询问着天然气支管线装置情况。梁锡远便向毛主席汇报炭黑生产过程和工艺流程。当听到天然气要进行脱硫处理时，毛主席关心地问：“脱出来的硫化氢到什么地方去了？”梁锡远说：“硫化氢从再生塔排出，随空气跑掉了，本来可以回收硫磺，现在还没有回收设备。”

毛主席看到火嘴喷射出火焰，烧出的炭黑粘附在火焰上方慢慢移动的槽钢上，被刮板刮下来，经螺旋输送器送到包装车间。便指着火房内燃烧着的火嘴问：“一个火房有多少个火嘴？”梁锡远汇报说：“按照设计是 1728 个。”毛主席继续仔细

观察火房内部，问：“怎么没有看到槽铁走动？”梁锡远说：“槽铁走动非常慢，10分钟只走一公尺多，不容易看出来。”毛主席听了点头说：“好！好！”

毛主席专注地听了梁锡远的汇报，又关心地问：“炭黑一年产多少？”梁锡远汇报说：“现在年产1000多吨。”毛主席又点头说：“好。”

毛主席一直蹲着，这时才慢慢地站起身来，回过头向一起前来视察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老柯！老柯！”当柯庆施走近他身边的时候，毛主席问：“你看到了没有？你认为怎样？”柯庆施说：“看到了，和自流井烧盐一样，自流井用天然气热能烧盐，这里用天然气烧炭黑，热能没有利用。”

毛主席说：“自流井用天然气熬盐放跑了炭黑；这里是收了炭黑跑掉了热能。”

毛主席像一位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天然气综合利用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下午6点10分，风刮得更紧，雨还下个不停。毛主席的大衣帽子都被雨淋湿了，但兴致未减，还想去看远山上的气井。李井泉和柯庆施都劝他走，李井泉对毛主席说：“天已不早了，路又不好走，就不去看气井了。”毛主席点头说：“好吧！”

毛主席一边走，一边问：“这个矿是外国设计的，还是中国设计的？”梁锡远汇报说：“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成的。”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

毛主席还问：“气矿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刘选伍汇报说：“是1953年建成的。”他还报告毛主席，今年还准备试制一种新产品——高耐磨油机炭黑。毛主席听了点着头微笑着说：

“很好！”

大家一起送毛主席上车，怀着敬意恋恋不舍地看着灰绿色小车徐徐离开车间。圣灯乡街上居民、社员、职工、家属注视着远从槽黑车间驶下来一辆灰绿色华沙牌小轿车，转左弯往隆昌方向前行。

小车开走约5分钟，毛主席来槽黑车间视察的消息如电波一般地在气矿传开。圣灯山、车间、全矿职工、家属沸腾了起来。气矿领导、工程技术干部、工人家属奔走相告。不少职工迅速跑到刘选伍、谢奉霞、王大芬等同志家里和办公室，一遍又一遍地询问毛主席视察槽黑车间的情景。一些青年争先恐后跑到槽黑车间，看着毛主席亲眼看过的火房，走走毛主席走过的小道。许多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为没有见到毛主席感到非常遗憾。晚上11点过后，全矿久久地沸腾着，他们还完全沉浸在毛主席视察的情景中。

以辉煌的成就告慰主席

40年过去了，贯彻毛主席关于“回收炭黑，利用热能”的指示已见到显著成效。自贡市邓关盐厂在20世纪70年代建成炭黑车间，既用了天然气热能熬盐，又生产出了炭黑。泸州炭黑厂于1981年建成一套1500KW发电机组，利用生产炉黑余热产生蒸气发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苏州、自贡、鞍山等炭黑厂也先后建立了余热发电装置。据统计，截至1986年，我国已有16个炭黑生产单位安装尾气余热锅炉23台，配发电机17台，装机总容量28300KW，基本上满足了各厂区生产和生活用电需要。威远炭黑厂用槽黑“尾气”与气田低浓度的卤水直接换热制盐，既利用余热，又解决了含卤气田水的污染，

同时由卤水循环洗涤尾气，使炭黑粉尘含量达到环境排放标准，取得较好的效果。

如今，四川天然气、炭黑工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然气田由当年圣灯山、石油沟、黄瓜山等几个气田生产少量天然气发展到现在川东、川南、川西南、川西北、川中五大天然气综合矿区，天然气由 1957 年年产 0.67 亿立方米上升到 70 亿立方米，为全国最大的天然气工业基地。炭黑年产量 1957 年仅 1000 吨，到 60 年代中后期，装置能力扩大到 1957 年的 30 倍，炭黑年产量达到 2 万多吨，为发展橡胶工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石油学会会员，川南矿区工程师)

炭黑工作的早期发展

刘学如

2001年6月24日，是我国炭黑工业创建50周年。在党中央的重视关怀下，化工部、石油部的领导下，经过炭黑战线上同志们的艰辛奋斗，共同努力，中国炭黑工业的发展，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不仅从数量、品种上满足了国家的需要，还逐步掌握了世界先进生产工艺技术，形成了与橡胶工业基本配套的生产体系。中国早期炭黑工业的创建发展同我国天然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为气田提供了试采条件，使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利用迈出了工业利用的第一步。笔者同从事炭黑工作多年的领导、工程技术干部、老前辈谈及我国炭黑工业创建初期所走过的艰辛历程，深受感动。“忆往昔，峥嵘岁月稠”，20世纪50年代初，炭黑战线上的同志们那种“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实在令人难以忘怀。为了缅怀炭黑行业的同志们呕心沥血，忘我劳动，艰苦创业，为发展炭黑工业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作出的卓越贡献，仅就回顾记叙以下几段往事。

艰辛创业克服困难，突破封锁禁运， 创建中国炭黑工业

我国生产炭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 300 年左右的魏晋时期，虽然中国是生产炭黑最早的国家，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所生产的炭黑主要用作油漆或书写用墨的原料，橡胶工业用的补强炭黑则完全靠进口。解放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将炭黑列为禁运的战略物资，为了适应中国橡胶工业的发展，1950 年春，中央根据化工部橡胶司总工程师林文彪等同志的建议，为粉碎封锁禁运，满足橡胶工业的需要，决定利用四川隆昌圣灯山气田的天然气试制炭黑。当年 5 月这项任务交给西南工业部，责成西南化工局从重庆工业试验所等单位抽调张铁生、周学厚、刘怀翔、王维刚等同志组成西南化工局 303 厂筹建处，负责炭黑试制工作。

1950 年 7 月该厂筹建处正式开展工作，张铁生同志除负责筹建全面工作外，还和周学厚同志一起肩负炭黑试制、设计、建厂、组织生产等方面的主要技术任务。7 月下旬，刘怀翔、王维刚、徐克年等同志最先到隆昌圣灯山打前站，联系厂址和安排人员生活。当时参加这项任务的同志对炭黑生产工艺、产品性能等一无所知，从未见过炭黑，要在短期内完成任务，困难是很大的。但试制组的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首先通过国内外各种渠道，查找搜集资料，研究如何开展工作。一方面参照美国 ASTM 标准，制定炭黑生产过程各种生产控制和质量控制指标及其分析测定方法，使我国炭黑工业一起步就有一套与国外同类产品相当的严格技术要求。另一方面，根据能

搜集到的一些参考资料（如林大中、孙自全同志提供的资料）开展设备试制和建厂设计。手头的资料残缺不全，有的只是一些说明流程或作用原理示意图、设计必须根据构思的生产工艺流程。从天然气输送、稳压到炭黑火房结构槽架及其运转控制机构，炭黑的搜集、运送、包装等设备一件一件从构思到作图一切从头做起。那时既无专门的炭黑生产研究设计单位，也没有成套设备制造和建筑安装施工的承包部门，厂筹建组除完成必要的技术准备工作，提供设备制造和建筑安装图纸外，还要考虑如何完成建厂的规划、土建工程施工任务。在西南工业部、化工局，重庆市、隆昌县政府的重视支持和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下，吸收了在圣灯山利用天然气熬盐的隆圣公司的部分工作人员，又吸收了重庆市宇中、新盛、新民三个私营小机械加工厂的人员和几台破旧不堪的机床作为筹建厂的技术力量和主要生产设备。就凭这些条件，承担了大部分设备的制造、加工任务。筹建厂负责的张铁生还肩负着每周两天去重庆大学机械系的教学授课任务。参加炭黑试制建厂筹建的同志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大家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怀着对新社会的热爱，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高度政治热情和主人翁的责任感，废寝忘食，不顾疲劳，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

1951年6月24日，该厂成功地试制生产出第一批天然气槽法炭黑，结束了我国橡胶工业所需炭黑依靠进口的历史，给外国对我国炭黑封锁禁运以有力的回击。我国产炭黑消息传出后，市场上炭黑价格由每吨6亿多元旧币很快下跌到6000多万元旧币。从此中国炭黑生产迈开了雄健的步伐，不断发展壮大，逐步摆脱了依靠进口的被动局面。在1951年10月西南工业展览会上，“圣灯牌槽法炭黑”荣获特等金质奖。

50年代初，全国刚解放，百废待兴，炭黑厂的筹建试制工作虽然得到各级领导的关怀和重视，但限于当时具体条件，试制早期所走的道路却是十分艰辛的。参加筹建和试制工作的同志们历尽辛苦攻破技术难关，克服了重重困难。圣灯山是远离隆昌县城十多公里的丘陵区，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没供水、供电设施，加之附近土匪猖獗，经常出没，驻厂部队不时还要出去参加清剿。试制初期，为解决动力照明，仅用一台破旧的汽车引擎带动电机发电，费尽心机，只能时断时续，带动火房槽架运转只得另用一台25马力单缸柴油机。后来又从重庆购回一台120马力柴油机发电机组。但油料供应困难，周学厚同志亲自主持会议，发动职工想办法，自己动手将柴油机全面改造为以天然气为燃料的煤气机。直到1954年厂区才接通国家电网。

槽法炭黑试制成功投入生产后，由于建国初期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建槽黑火房墙所需白铁皮尚不能自己制造，全靠进口，国外又卡我们，将白铁皮作为禁运物资。工程师周学厚、王维刚和技术员林中英、老工人武广民、黄金发等同志研究讨论想尽办法，就地取材，以土代洋，用砖砌火房墙代替白铁皮。经过一个多月试验，效果较好，一是砖砌火房墙隔热性能好，工人夏天操作火房温度低了10—15度，很受工人欢迎；二是就地取材，减少四处购买又无现货及运输上的困难；三是砖墙代替白铁皮，炭黑成本显著下降。经过这次摸索规律、积累经验之后，1952年建了四台砖墙火房，1954年成批扩建20台槽黑火房，全部用砖砌墙，从此解决了槽黑生产火房墙的原料问题。